

地球之友 (美国)

2025年1月

# 红线守护绿色未来：

探讨以设置投资禁区来保护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

## 关于地球之友 (美国)

地球之友 (美国) 由David Brower于1969年创办，代表了世界上最大的、由分布于75个国家的草根环境组织结成的联盟在美国的声音。地球之友努力捍卫环境并引导一个更为健康和公平的世界。我们在很多运动中都提供了举足轻重的领导力，这些运动导致了里程碑式的环境法律，成为先例的胜诉案件，以及国内和国际监管、企业与金融机构政策的开创性改革。

本报告旨在仅用于教育目的，不应视为金融咨询意见。本报告也不是法律咨询建议。此外，地球之友无意寻求组织金融机构或其他实体的集体决策或行动，而且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应被解释为鼓励或要求此类集体决策或行动。

要对我们获得更多了解，请访问[www.foe.org](http://www.foe.org)。

地球之友 (美国) 华盛顿特区总部

Friends of the Earth  
US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1100 15th S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05

电话: 202-783-7400 传  
真: 202-783-0444

电邮: [redward@foe.org](mailto:redward@foe.org)

版权所有: 地球之友2024年  
10月报告的英文原版出版于  
2024年10月, 中文翻译稿出  
版于2025年1月



# 执行摘要

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已升级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生态系统在迅速恶化。中国对此的一种应对策略是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简称生态红线）。生态红线通过严格限制在关键地区的有害活动，提供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一种新方法。本报告探讨中国生态红线框架如何能启发全球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国的银行）在其投资中采取排除政策或者建立投资禁区，从而缓解环境风险并为全球阻止和逆转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努力做出贡献。本报告尤其建议把遵循《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计划》所提出的禁入区域作为建立投资禁区的基础，以此来保证重大生态系统在中国和海外都不受有害开发的影响。

## 核心建议

要增强金融部门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国际和中国的银行都应该：

- ▶ **制定并发布生物多样性计划和战略**：要实施《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都应制定并发布强有力的生物多样性计划和战略，其中包括在 2030 年前阻止和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具体目标、目的和绩效指标。
- ▶ **采取投资禁区政策**：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应制定并落实符合生态红线原则以及银行与生物多样性“禁入区域”的金融投资排除政策。这些政策应明确禁止为伤害关键生态系统的项目和活动提供资金，并应被作为银行风险管理框架或现有排除清单的一部分而得到落实。
- ▶ **将生态红线标准纳入尽职调查中**：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应将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完整性融入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中，并将其作为评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采用和落实强有力的原住民权利政策**：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应当制定、落实并发布原住民权利政策（如果尚未这样做的话）。
- ▶ **要求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应要求自身及客户把遵守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作为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用于所有可能影响原住民和受影响社区的活动，并尊重同意是有条件给予的或根本不给予的情况。

川金丝猴是濒危物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警告说目前世界上濒临灭绝的物种高达100 万。



- ▶ **制定和披露与环境、社会、生物多样性和气候义务相关的贷款契约：**国际和中国银行应制定并公开披露与环境、社会、生物多样性和气候义务相关的贷款契约，以确保对客户问责。
- ▶ **全面制定、加强并扩展跨领域政策：**国际和中国的银行与金融机构应当全面制定、加强并扩展本质上跨领域（比如气候、生物多样性以及原住民等）的政策，以使得各种相应框架之间保持一致和不冲突。
- ▶ **增强透明度和问责制：**国际和中国的银行应公开披露其投资禁区政策，并定期更新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这种透明度可以建立信任并显示对管护环境的承诺。
- ▶ **加强沟通渠道和申诉机制：**国际和中国的银行应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渠道，以对银行资助活动的潜在或现有风险进行了解并与包括受影响社区在内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互动。这包括在银行网站上提供最新的联系信息、及时对社区和公众的关切做出实质性回应、并针对受到现有银行资助活动不良影响的社区建立开放的、易访问的申诉机制。
- ▶ **承诺落实《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国际和中国的银行应公开承诺落实《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这符合中国的《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也符合根据中国境外和绿色金融政策规定银行长期以来就有的遵循国际惯例的义务。

# 引言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 指出, “人类活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对更多物种构成在全球范围内灭绝的威胁”, “100 万个物种已经「濒临」灭绝, 其中许多将在几十年内灭绝”。IPBES 警告称, 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 “全球物种灭绝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而目前速度与过去 1000 万年平均速度相比, 已经高出至少数十至数百倍。”随着地球陆地表面的75%目前已因为多种人为因素的推动而“发生了重大改变”, 而且“66% 的海洋……正在经历越来越多的累积影响”<sup>1</sup>, 捍卫重大生态系统功能以及地球上生命所必需的留存下来的重要海洋和陆地景观,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世界在应对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挑战, 中国也不是例外。中国的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生态脆弱地区占全国陆域面积约48%<sup>2</sup>。举例来说, 近10年里,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冰川地区面积退缩10%<sup>3</sup>, 北方防沙带的草地<sup>4</sup> 以及东北森林带的林地和湿地大量减少, 而上述防沙带和森林带对中国长期以来抗沙化的努力至关重要<sup>5</sup>。很多其他珍贵的生态系统和物种也同样继续面临保护不足的问题<sup>6</sup>。据中国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高吉喜博士称, 有10% 的重要生态系统类型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当时尚未通过具体机制得到有效保护<sup>7</sup>。

中国长期以来的环境危机, 引发了过去多年里一系列的政策响应, 其中最可能产生效力的政策之一, 就是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 (也称生态红线) 是政策和空间管理工具, 其制定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生物敏感地区以及生态系统功能不受可能影响其完整性的活动影响。生态红线是中国保护生态安全的长远目标的一个关键部分<sup>8</sup>。生态红线在科学评估基础上识别与划定, 由国务院批准, 省政府落实<sup>9</sup>。

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规定, “严禁”“不符合「红线空间保护」的开发活动”<sup>10</sup>, 以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sup>11</sup>。生态红线比传统保护工具 (比如自然保护地) 向前迈出了一步, 因为生态红线旨在基于科学数据来全面识别和保护重大生态系统。与之相比, 设立自然保护地的传统做法虽然很多情况下都很重要, 但自然保护地有可能反映政治动机或人为边界, 而不是在科学评估以及生态系统的自然形态基础上划定边界<sup>12</sup>。

生态红线作为政策工具于2011年首次公布<sup>13</sup>, 此后已成为习近平环境保护管理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2021年, 习指出,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 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 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sup>14</sup>。2023年4月, 中国宣布所有红线空间已经划定, 划定红线面积合计约为319万平方公里, 其中陆域面积约304万平方公里, 其余红线空间是海洋面积。这些红线涵盖现有自然保护地以及中国所有的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代表了中国90%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sup>15</sup>。

自生态红线系统划定以来, 中国的一些银行已采取了初步措施, 把遵守生态红线作为管理和缓解风险的一种方法。

---

虽然生态红线政策框架和落实体系才起步, 金融机构仍然能够从这一基于科学的方法中学到很多东西, 进而加强自身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

## 报告范围与目标

在中文里, “红线”意味着不可逾越的界限, 永远不能跨过的边界。基于这一形象, 生态红线已成为识别和保护关键生态系统的有力政策和土地管理工具。鉴于世界上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 越来越明显的是, 要阻止和逆转生物多样性损失, 从一开始就排除和禁止有害活动的政策,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本报告通过审视并探讨中国的生态红线框架, 显示排除法如何能够成为金融机构保护自然并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简明和有效战略。通过采纳排除法并把敏感生态系统——尤其是那些尚未从原住民和受影响社区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生态系统——划入不能接受资助的“红线”, 金融机构可以在预防有害投资发生方面起到重大作用。

# 生态红线简介

虽然生态系统功能评估是科学文献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但将此类评估纳入政府或银行政策框架并不常见。生态红线对保护生态系统功能的强调，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创新，因为它推动的是一种更全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

在中国，生态红线是一种政策和空间管理工具，用于识别提供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区域和景观。这些区域和景观的识别，是基于其对维持生物多样性、支持生态系统功能和保护生态敏感区域的贡献。例如，常见的生态红线空间包括对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海岸生态稳定都很关键的区域，以及容易发生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的生态敏感和脆弱区域<sup>16</sup>。

生态红线空间一旦划定，对于在该区域拟议进行的任何开发活动，中国政府依据三个标准进行审查：

1. 生态系统功能不降低，
2. 保护区域面积不减少，
3. 该区域的性质和功能不发生根本改变<sup>17</sup>。

红线空间中严禁任何对生态系统完整性产生重大影响开发和施工活动，只允许非常有限的、低强度的人类活动<sup>18</sup>。通过识别和保护对维持生态系统功能至关重要的区域，生态红线旨在帮助把经济增长控制和引导到远离生态价值高的区域。



中国长期的环境危机激发了历年以来一系列的应对政策，包括生态红线政策。

**红线守护绿色未来：**  
探讨以设置投资禁区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人类

生态红线的概念起源于中国农业部门的耕地红线，最初是为了通过保护最低限度的可耕地来保障粮食安全而建立的。从那时起，设立环境保护红线的理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过程从评估生态系统功能和红线的试点研究开始，随后演变为临时环境政策，最终发展成了一个详述划定生态红线的标准及流程的正式的政策框架（参见附表“中国生态红线政策的演变：重大里程碑”）。

推动生态红线出台的一个主要因素，是2012至2014年对中国全国生态系统功能的评估<sup>19</sup>。评估发现全国生态系统功能状况很差，而且此前的努力并未导致多少改善。值得注意的是，评估发现扩大自然保护地并不足以逆转长期退化。生态红线出台之前，中国已经开发了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比如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地质公园、饮用水源涵养区、文化遗址等等。然而，这些保护地的空间布局效果不佳，因为其划分主要依据政治、文化或其他人为特点，而非以生态系统功能为核心，结果是有的保护地是毗连和（或）重叠的，但有的并非如此，从而难以有效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及其功能的整体完整性和连通性<sup>20</sup>。此外，这些保护地的管理权常常归属于不同部门和政府机构，使得协调困难并有时导致冲突<sup>21</sup>。

此外，“未批先建”在中国很常见，导致了在重要生态地区的开发失控。如果正确实施的话，生态红线政策能够通过提供哪里不能进行有害开发活动的清晰指引，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这一问题<sup>22</sup>。



# 中国生态红线政策的演变：重大里程碑

年份	事件	意义
2000	勾划“生态红线”的提议首次出现 <sup>23</sup>	生态红线概念诞生
2002	浙江省安吉县提出并实施了一个“红线控制区”。安吉是华东一个富裕的沿海县。坐落在红线区内的一家企业拿到了搬迁到红线区外的补偿 <sup>24</sup> 。	这是首个在土地规划中使用生态红线概念的例子，从而启动了在地方和省层面进行类似试点试验的将近10年的历程。
2011	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 <sup>25</sup> ，承诺划定生态红线。	生态红线首次在国家政策文献中提出，确认了中央政府要在国家层面落实红线的意愿 <sup>26</sup> 。
2013	在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号召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敦促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 <sup>27</sup> 。	生态红线在中共中央务实性的文献中占据了突出地位。习的大力支持提升了该政策的重要性，铺平了进一步落实的道路。
2014	继25年里首次重大修订后，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认“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 <sup>28</sup> 。	生态红线得到加强，从政策要求发展到了法律要求。
2015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印发的通知把生态红线列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步骤 <sup>29</sup> 。	中国两个最高治理机构联合发布的这一通知，巩固了生态红线作为实现中国“生态文明”愿景核心步骤的地位。
2016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规定，截止2020年完成红线划定过程 <sup>30</sup> 。	《意见》标志着生态红线划定工作的正式开始。
2017	当时的中国环境保护部以及国家发改委共同发布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sup>31</sup> 。	《指南》制定了相关技术细节来指导生态红线的实际划定。
2018	中国批准了15个省的生态红线划定计划 <sup>32</sup> ，此后几年时间里对计划进行了评审和修订，并制定了解决矛盾纠纷的进一步计划。	这标志着生态红线划定和落实过程中红线评审和修订的开始。
2023	中国宣布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完成 <sup>33</sup> 。	红线划定工作的完成，标志管理和监督阶段的开始进一步的计划。

# 识别和划定生态红线空间

生态红线政策框架旨在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受保护生态系统地图。中国生态红线的划定，由环境保护部（现已更名为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发改委于2017年发布的政策文件《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所规定的原则指导<sup>34</sup>。根据这一文件，生态红线是通过识别具有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和固沙等关键功能的重要生态区域而划出的。《意见》还规定了生态敏感区域的识别与绘图具体方法，其中包括识别容易发生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盐渍化等问题的地区。

生态红线的划定过程包括依据林线、雪线、流域分界线以及其他自然地形地貌来确定边界，目的是遵循并反映自然生态系统的界限。生态红线的边界通过土地调查确定，而且在相关情况下与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等现有保护地的自然边界相连。生态红线地图绘制后，会使用标准化的标识标牌在地面上进行标记，以确保边界准确可见。

划定和保护生态红线需要多个实体的参与。生态红线空间由中央政府提出，由省政府开发在地方层面协调和实施红线的计划，以确保一贯性并应对跨区域性生态问题。省级政府也参与划定过程，并被要求建立责任制度和协调机制来监督划定，包括广泛的协商和技术审查。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负责监督和指导并进行技术审核来确保红线划定准确。生态红线最终确定后，由国务院批准并由省级政府正式公布。对于海洋区域，国家海洋局负责制定具体指南来将海洋生态红线纳入国家框架。



生态红线旨在保护重大生态系统并帮助中国应对类似荒漠化这样的环境挑战。

## 红线守护绿色未来：

探讨以设置投资禁区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人类

# 生态红线的管理与监督

生态红线被设计为中国自然保护系统中地位最高的保护空间。一旦划定，从原则上来说就不会受到可能伤害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任何活动的影响。根据2017年发布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sup>35</sup>，“严禁”伤害生态系统功能的“各种开发活动”以及“任意改变土地用途”。

此外，生态红线一旦划定，“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重大国家基础设施或重大民生保障项目需要调整的，在这些例外情况下，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发改委必须共同对省级政府提出的方案进行审核后，才能报国务院批准。因此，生态红线受到高层级的保护，这从原则上应当能确保关键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免受因地方政府利益而进行的未经许可的、有害的或出于政治动机的开发的影响。

在生态红线的管理监督方面，中国规定并澄清了中央和省级政府各自的角色<sup>36</sup>。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命令，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都要对保护和执行生态红线负责。省级政府的任务是确保严守生态红线边界，并明确规定原则上禁止在这些区域内进行工业开发活动。这种中央化控制旨在促进一贯性同时对省级官员问责，以保证中国的生态目标不会被地方政府利益伤害。

在中央政府内部，自然资源部肩负着管理生态红线的责任，而生态环境部则进行生态红线监督<sup>37</sup>。2015年，习近平建立了中央生态环境监察组，2019年，监察组升级为直接向中共中央汇报。监察组每五年进行对相关部、门、国企以及地方政府监察<sup>38</sup>，目的是确保环境保护要求能得到严格遵守。生态红线属于这些监察工作范围之内，从而得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的监督。例如，在海南三亚市建设的一座新机场，被监察人员发现是坐落在生态红线空间后关停<sup>39</sup>。

生态红线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卫星监测。比如，在海南省，环境监察员使用卫星图像发现并解决了在红线空间内对红树林的摧毁事件<sup>40</sup>。自2022年卫星数据显示生态红线空间内大面积红树林被砍伐后，中央生态环境督察组在生态环境部卫星中心的支持下，利用这些信息要求地方政府采取纠正措施，展示了科学技术在进一步加强生态红线执行方面的潜力。

另一个例子是深圳计划的一个疏浚项目，该项目的环评被揭露是抄袭来的后（其中有的章节完全抄袭了此前另外一个场地的报告），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sup>41</sup>。

## 红线守护绿色未来：

探讨以设置投资禁区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人类



环评抄袭现象再加上项目违犯了红线规定，使得公众的关心和担忧升级，凸显了保护红线空间需要更强有力的执行和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红线划定政策，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从而违背了生态红线目标的党和政府官员，“要实现终身追责；责任人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sup>42</sup>。此外，地方党委和政府人员应当“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对生态红线保护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sup>43</sup>。这样的语言显示了中央政府希望把地方政府收入与政策合规挂钩来激励红线落实的愿望。

## 落实生态红线的挑战

然而，生态红线的法律地位继续是一个灰色区域，因而构成了对推动落实的挑战。虽然生态红线在2014年《环境保护法》中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sup>44</sup>，立法框架中的缺口以及法律责任的模糊继续存在。中国科研人员曾经呼吁建立法律和法规来巩固生态红线的法律地位并确保有效实施<sup>45,46</sup>。倡导进一步把生态红线纳入法律的人们认为，通过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框架，中国可以增强生态红线的问责制和长期有效性，确保其继续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生态红线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缺乏透明度。虽然生态红线已完全划定，中国政府只发布了地图上模糊的边界，这些边界的误差有时高达10公里<sup>47</sup>。这种不准确性带来了全面实施方面的问题，因为现有或拟议项目、工厂、道路或村庄是否可能坐落在红线区内，并不容易搞清楚。然而，出于对国土和信息安全的关注，这些数据可能不会完全公开。

# 从概念到启动：把投资禁区应用于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的投资

尽管环境保护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政策体系中的一个主题，生物多样性保护正迅速成为优先事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规定所有部门（包括金融部门）都要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sup>48</sup>。

行动计划中优先行动5鼓励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项目投融资决定”。行动计划还期望到2030年，企业建成“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长效机制，“定期监测、评估和披露重点行业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和影响”。第26项优先行动号召把生物多样性纳入中国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并“逐渐改革和淘汰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政策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sup>1</sup>要求积极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严格”遵守生态红线。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行动计划，这一要求也适用于中国的金融部门。在确保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的过程中，中国金融机构应明确纳入《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阻止并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目标，并制定排除性政策，使坐落在关键生态系统（包括生态红线空间）内的有害商业活动无法获得资金支持。

一些中国的银行已经采取措施来遵守中国的生态红线。2023年2月，中国工商银行宣布

启动“生态保护红线地图项目”，评估一个项目是否是在红线空间内并在授信审批过程中考虑这一点<sup>49</sup>。

在地方层面，工商银行江苏省湖州分行与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合作，对投融资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进行了研究<sup>50</sup>。通过把湖州市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地、重要生态功能区数据与卫星遥感相结合，他们正在开发一个从项目选址、运营到关停等全信贷流程的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和管理框架。这一框架目前正在生物多样性敏感产业作为试点进行测试，以便以后进行广泛应用。

此外，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的一家科研组织）等机构正在编制中国各地区的生态红线地图。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合作的金融机构因认识到这些数据在降低项目风险方面的价值，已表示愿意分享生态红线数据<sup>51</sup>。

生态红线框架是确保重大生态系统在中国国内得到保护的一个积极步骤。随着中国金融机构和开发商走向国际，生态红线也为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模式。面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国金融机构应采纳投资禁区政策，以便在海外投资中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敏感地区。

<sup>1</sup>除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之外，2023年人民大学、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分行等机构联合发表了《银行业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指南》，其中概述了与生物多样性高敏感行业相关的生物多样性风险以及银行应当如何在风险管理框架中规避这些风险。



乌干达的默奇森（Murchison）瀑布国家公园面临来自东非原油管道的威胁。该管道由道达尔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开发。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和中国工商银行担任该项目的金融顾问。

# 通过建立禁入区域来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

投资禁区政策可以成为银行和金融机构规避环境、社会、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风险的强大工具。中国的生态红线制度是确保重大生态系统得到保护的新举措，这一模式可以激发国际金融部门探讨管理环境、生物多样性甚至社会风险的排除性方法。

在中国国内，中国的银行有生态红线帮助其识别投资应该避免的领域。然而，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开展业务和投资时，会面临不同的生态系统和法律框架，从而使得识别商业和金融不应进入的领域变得具有挑战性。许多东道国政府尚未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来复制中国识别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空间的过程。

关于银行在海外的活动，《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计划》就有害金融不应进入的领域提供了清晰的建议，有助于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缓解（如果不是消除的话）因参与投资的项目坐落在重大生态系统和地区而引发的不良环境、生物多样性甚至社会风险。

与中国的生态红线相似，《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计划》提出了一个禁入区域清单，可以帮助识别对于生态系统功能、生物多样性维护以及生态脆弱地区保护至关重要的地区。该计划已经得到了一百多家民间社会组织和科学家们的支持。《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计划》推荐禁止可能对下列八个区域产生负面影响的资助<sup>52</sup>：



**区域1:**  
国际公约和协议承认的区域，包括但不限于《波恩公约》、《湿地公约》、《世界遗产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或其它国际组织指定保护区，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等，粮食及农业组织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国际海事组织特别敏感海域，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指定保护区（IA - VI 类）。



**区域2:**  
国家或次国家机构承认、受到法律或法规 / 政策保护的、自然、荒野、考古学、古生物学和其它保护区，包括可能坐落在或与正式保护区、非正式保护区、或传统社区保护区（比如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区（ICCA）、原住民领地（ITs）或尚未划界的公共土地）相重叠的区域。



**区域3:**  
特有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包括重大生物多样性区域。



**区域4:**  
完好的原始森林和脆弱的次生生态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北方针叶林、温带和热带森林系统。



**区域5:**  
自由流动的河流，即流动性和连接性基本上依然未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水体。



**区域6:**  
受保护的或濒危的海洋或沿海生态系统，包括红树林、湿地、珊瑚礁系统、以及可能坐落在或与正式保护区、非正式保护区、或传统社区保护区（比如原住民领地（ITs）、或尚未划界的公共土地、或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区（ICCA））相重叠的区域。



**区域7:**  
任何开发尚未获得原住民和传统社区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地区，包括原住民人民和社区保护领地和地区（ICCAs）、基于社区的保护区、正式、非正式或依据传统或习惯持有的资源或区域、原住民领土、圣地和（或）对传统和原住民社区具有祭祖意义的土地。



**区域8:**  
标志性生态系统，即具有独特、超凡的自然、生物多样性和 / 或文化价值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有可能跨越国界，因而也许未被东道国或国际机构全部或正式承认或保护。比如亚马逊雨林热带雨林、北极等跨国界的、濒临危险的生态系统。

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在开发海外投资排除区域时使用银行与生物多样性禁入区域，有助于与中国中央政府政策保持一致，因为禁入区域和生态红线有很多共同特点。例如，这两者都涵盖了国际和国家保护区以及濒危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也都考虑到了保护自由流动的河流、完好的原始森林和脆弱的次生林以及濒危和特有物种栖息地的必要性，因为它们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并调节气候。

虽然不同国家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银行与生物多样性》提出的八大禁入区域涵盖了最易受威胁并因其高度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

调节价值而需要保护的区域。这些区域因此也倾向于那些与重大生态系统功能相关，并具有地方、地区或全球影响力的地区。

由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危机日益恶化，中国的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应承诺不为可能对银行与生物多样性禁入区域产生不良影响的有害商业活动提供资金，以确保这些地区受到保护。即便在给坐落在禁入区域外的活动授资时，中国的和国际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仍应对任何潜在投资的风险进行严谨评估。

##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民

中国生态红线的新颖之处在于对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的强调。然而，中国的生态红线忽视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社会角度。鉴于此，金融机构需更重视生物多样性与原住民和受影响社区权利的密切关联研究一向表明，原住民管理的土地具有更高的生物多样性和更低的毁林率。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与其他地区相比，原住民土地上的森林砍伐率要低<sup>53</sup>；另外一项研究确认了森林的丧失在完好森林景观（IFL）里发生率较低的发现，并作出结论说，承认原住民权利，尤其是土地使用权“至关重要，因为在气候变化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降低毁林率”<sup>54</sup>。

2019年，IPBES 强调了确保给原住民赋予行使其权利能力的重要性，并指出了以下问题，即“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管理的自然环境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原住民土地上的

自然环境衰退速度通常低于在其他土地上的速度，但仍然是衰退，同时管理自然环境的知识也在减少<sup>55</sup>。政府间<sup>56</sup>，指出原住民在全球停止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斗争中至关重要。原住民要有效地发挥其土地管护人作用，就应该拥有强大、合法的土地权利，来确保能留在自己的领土上，并因其在管理土地方面不可替代的知识而受到承认和保护。

原住民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了银行要求其所有资助活动符合自由、事先、知情同意（FPIC）原则的需要。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是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一项原则，指的是在任何决定作出之前，人们在充分了解后果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决策程序自由给出的同意。要妥善实施自由、事先、知情同意，对于那些不符合原住民和受影响社区期望的活动，银行必须做好调整或退出的准备。尊重这些人民和社区的FPIC权利，对于允许并帮助他们行使自决权，从而决定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对于那些发生在没有从原住民和受影响社区获得FPIC区域的活动，银行应当排除予以资助。

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采取具体步骤来保护原住民权利。比如，银行应该在贷款合约中包括客户需要尊重原住民权利的条款并披露这些条款，银行也要对不遵守这一要求的客户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做出明确的、可执行的规定。值得指出的是，银行应该意识到 FPIC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在某一时间点做出的单一决定。因此，银行、金融机构和客户都应确保“项目替代方案”被视为是现实可行的选项，而



尊重原住民和受影响社区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利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至关重要。

且在无法获得FPIC的情况下不会被打折扣或忽视。在制定项目替代方案时，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在融资活动的任何阶段都切实考虑“项目不进行”的选项，以促进FPIC作为一个迭代过程的妥善实施<sup>II</sup>。

尊重原住民的FPIC权利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至关重要。换句话说，保护原住民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反之亦然。因此，在制定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重大生态系统的排除政策的同时，银行也应当制定与这些政策互补的、独立的原住民政策，以使得对人民的保护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相辅相成。

## 排除区域和退出战略

排除区域应被视为是从一开始就禁止有害融资的地区。但是，坐落在排除区域之外的银行资助的活动，仍然应当受到严格的环境和社会尽职调查、评估、筛查、规划以及缓解政策和流程的约束。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尽职调查来确定并确认拟议活动或客户供应链确实会影响排除区域。鉴于此，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始终确保其风险管理框架健全有效，并确保沟通渠道畅通无阻，以便在融资活动的所有阶段都能得到公众反馈。

---

如果银行在已经授资后发现其资助活动影响到了排除区域，则应退出投融资。这意味着银行必须已经制定了退出策略，例如要求客户撤出、提前还款和其他措施，以便在项目层面和自己的整个环境风险管理体系中都考虑到这种场景。

---

<sup>II</sup> 要了解银行如何在其政策中落实FPIC的更多信息，请参见：“Protecting biodiversity from harmful financing: Areas where the free, prior, informed consent (FPIC)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have not been obtained,” Banks and Biodiversity Initiative, September 2023（《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计划》2023年9月：《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受有害金融的影响：未得到原住民以及当地社区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地区》）<https://bank-sandbiodiversity.org/areas-where-the-free-prior-informed-consent-of-indigenous-peoples-and-local-communities-have-not-been-obtained/> (The link here takes the reader to the English version. Should it be changed to the link to the Chinese version?)

# 巴丹托鲁 (Batang Toru) 水电坝



巴丹托鲁 (Batang Toru) 生态系统是诸多濒危物种 (包括苏门答腊虎、太阳熊、黑掌长臂猿以及穿山甲) 的栖息地。最为重要的是, 这一生态系统是新发现的Tapanuli 猩猩唯一的已知栖息地。Tapanuli 猩猩目前只剩不到800只, 是最濒危的类人猿物种, 并正受到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的一个水电坝的威胁。

印尼的巴丹托鲁水电坝项目显示了排除法如何能帮助金融机构预先防止介入对生物多样性和原住民具有不良影响的、规划不当的活动。**该案例突出了在金融决策过程中提早实施排除政策有助于识别、缓解甚至可能消除此类风险, 从而防止金融机构对生态系统和脆弱社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因为一开始没有认识到项目重大的生态和社会风险, 项目最初的资助机构——中国银行——发现自己卷入了国际争议而且声誉也受到了伤害。

巴丹托鲁是拟在印尼北苏门答腊脆弱的巴丹托鲁生态系统中建设的一个水电坝项目, 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sup>57</sup> 最初计划由中国银行出资支持, 由PT North Sumatera Hydro Energy (NSHE) (中国企业拥有其多数股权)<sup>58</sup>和中国水电<sup>59</sup>建设。

如果建成的话, 项目将每天6小时发电510兆瓦, 并占用巴丹托鲁河沿岸几百公顷的原始森林。虽然水坝的占地面积相对较小, 但其所在位置以及对河流上下游的影响, 将使其影响面积甚广<sup>60</sup>。例如, 要把水坝建在所选地址, 将需要破坏原始森林, 从而将脆弱的生态系统分割成更小、更孤立的区域。除了水坝对下游的影响之外, 北苏门答腊的生态系统本来就已经严重破碎和退化, 使得项目的影响不可能缓解, 也不可能替代选址。

换句话说, **任何缓解措施都不可能完全解决项目的不良影响。**项目潜在的不可逆转的环境、社会和生物多样性影响曾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争议。巴丹托鲁生态系统是诸多濒危物种——包括苏门答腊虎、太阳熊、黑掌长臂猿以及穿山甲——的栖息地。最重要的是, 这一生态系统是新发现的Tapanuli 猩猩唯一的已知栖息地。Tapanuli 猩猩目前只剩不到800只, 是世界上最濒危的类人猿物种。类人猿科学家们认为, 光水坝自身就能导致Tapanuli猩猩的灭绝<sup>61</sup>。

除了生物多样性影响之外, 巴丹托鲁水坝还引发了当地社区——包括在当地世代生活的原住民和传统社区——的广泛反对。如果水坝得以建设的话, 巴丹托鲁河的自然流向将从根本上改变, 从而导致当地人失去生计手段、对农田的使用以及与土地的文化纽带。该项目还陷入了法律和声誉泥潭中。例如, 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涉嫌伪造了一名印尼科学家的签名<sup>62</sup>。此外, 一位参与反对该水坝的法庭案件的印尼律师于2019年在很怪异的情形下死亡。鉴于他长期以来都发声反对该项目, 人们怀疑死因可能与他反对水坝的维权工作有关<sup>63</sup>。

中国银行最初计划为该项目提供资金, 但在项目不良影响难以缓解的证据越来越多, 而且引发了国际和地方争议后, 中国银行于2019年退出了该项目<sup>64</sup>。

假如中国银行事先就制定了一个建立在保护重大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基础上的投资禁区政策的话，原本是可以避免对其声誉的伤害的。值得注意的是，鉴于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不良影响，其他银行比如亚洲开发银行<sup>65</sup>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sup>66</sup>都已谢绝为项目出资。**如果对巴丹托鲁项目的评估曾经应用了银行与生物多样性禁入区域的话，就会发现该项目违反了至少四个禁入区域，即与受威胁物种、原始森林、自由流动的河流以及缺乏原住民社区的FPIC相关的禁入区域。而项目违反这些禁入区域则清楚地表明了水坝建设具有高风险。**

遗憾的是，中国银行撤资后不久，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国投电力（SDIC Power）——就购买了项目70% 的股权<sup>67</sup>。2022年，该企业已在悄悄地通过一个贷款银团在筹款，而该银团是由中国的一家主要政策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领头的<sup>68</sup>。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制定了一些环境政策，但尚未公布与生物多样性和原住民相关的政策。

**巴丹托鲁水坝案例对于在具有高生物多样性地区投资的其他银行来说敲响了警钟，并显示了使用排除政策来规避此类风险的需要。**水坝建设的条件迄今尚未发生任何变化，意味着自中国银行从该项目撤出以来，其面临的生物多样性、环境、社会、气候和与原住民相关的挑战都没有改变。

如果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投电力继续开发巴丹托鲁水坝的话，很有可能引起无可逆转的影响，包括Tapanuli 猩猩的灭绝。值得注意的是，鉴于项目众多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给其出资也将违反其他中国政策，包括进出口银行自己的环境政策以及中国《绿色金融指南》<sup>69</sup>。

该案例研究进一步显示了中国银行监管机构确保对所有中国的银行（包括中国的政策银行）就遵守中国政府法规和生物多样性目标问责的必要。从根本上来说，该案例是一个警示故事，说明尽早识别与项目地点相关的风险对于规避不必要的风险至关重要，并表明银行和金融机构需要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

# 结论

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是中国对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独特贡献，提供了一个保护重大生态系统的基于科学的排除方法。虽然由于海外生态环境和监管背景的不同，为海外项目划定红线可能很有挑战性，但采取与生态红线原则相一致的排除方法能使银行更高效地识别和缓解环境风险。当把排除方法与《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计划》的禁入区域相结合时，银行和金融机构就更能有备无患地从一开始就避免介入有害活动。

投资禁区政策在承认和保护生态系统功能方面可以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以保证实现更好的环境和社会结果。IPBES指出，“经济激励措施一般更偏向扩大经济活动和对环境经常性的破坏，而不是保护或恢复。将生态系统功能的多重价值和大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纳入经济激励措施中，已显示能在经济中允许产生更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结果”<sup>70</sup>。鉴于当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科学研究已清晰表明，把生态系统功能和自然的多重价值“纳入”经济激励措施以及金融决策中，对于停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损失至关重要。

## 核心建议

要增强金融部门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国际和中国的银行都应该：

- ▶ **制定并发布生物多样性计划和战略**：要实施《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都应制定并发布强有力的生物多样性计划和战略，其中包括在 2030 年前阻止和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具体目标、目的和绩效指标。
- ▶ **采取投资禁区政策**：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应制定并落实符合生态红线原则以及银行与生物多样性“禁入区域”的金融投资排除政策。这些政策应明确禁止为伤害关键生态系统的项目和活动提供资金，并应被作为银行风险管理框架或现有排除清单的一部分而得到落实。
- ▶ **将生态红线标准纳入尽职调查中**：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应将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完整性融入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中，并将其作为评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采用和落实强有力的原住民权利政策**：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应当制定、落实并发布原住民权利政策（如果尚未这样做的话）。
- ▶ **要求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国际和中国金融机构应要求自身及客户把遵守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作为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用于所有可能影响原住民和受影响社区的活动，并尊重同意是有条件给予的或根本不给予的情况。
- ▶ **制定和披露与环境、社会、生物多样性和气候义务相关的贷款契约**：国际和中国银行应制定并公开披露与环境、社会、生物多样性和气候义务相关的贷款契约，以确保对客户问责。
- ▶ **全面制定、加强并扩展跨领域政策**：国际和中国的银行与金融机构应当全面制定、加强并扩展本质上跨领域（比如气候、生物多样性以及原住民等）的政策，以使得各种相应框架之间保持一致和不冲突。
- ▶ **增强透明度和问责制**：国际和中国的银行应公开披露其投资禁区政策，并定期更新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这种透明度可以建立信任并显示对管护环境的承诺。
- ▶ **加强沟通渠道和申诉机制**：国际和中国的银行应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渠道，以对银行资助活动的潜在或现有风险进行了解并与包括受影响社区在内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互动。这包括在银行网站上提供最新的联系信息、及时对社区和公众的关切做出实质性回应、并针对受到现有银行资助活动不良影响的社区建立开放的、易访问的申诉机制。
- ▶ **承诺落实《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国际和中国的银行应公开承诺落实《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这符合中国的《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也符合根据中国境外和绿色金融政策规定银行长期以来就有的遵循国际惯例的义务。

# 参考文献

- 1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2019. [https://www.ipbes.net/system/files/2021-06/2020%20IPBES%20GLOBAL%20REPORT\(FIRST%20PART\)\\_V3\\_SINGLE.pdf](https://www.ipbes.net/system/files/2021-06/2020%20IPBES%20GLOBAL%20REPORT(FIRST%20PART)_V3_SINGLE.pdf)
- 2 “China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Blue Book/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 (2023 年)”, China Land Surve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2023.
- 3 “China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Blue Book/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 (2023 年)”, China Land Surve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2023.
- 4 The northern sand prevention belt is located in northern China, and is a key area focused on desertification prevention.
- 5 “China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Blue Book/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 (2023 年)”, China Land Surve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2023.
- 6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 National Master Plan for Major Projects to Protect and Restore Important Ecosystems (2021–2035),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2020.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6/P020200611354032680531.pdf>
- 7 “Gao Jixi: Stand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to Safeguard the Ecological Red Line Beijing Youth Weekly/ 高吉喜: 站在时代前沿 守护生态红线”, 2023. [https://m.sohu.com/a/788406746\\_391326](https://m.sohu.com/a/788406746_391326)
- 8 C Zhou et al,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s in China”, 2019 <https://www.cbd.int/doc/c/c89a/fa66/5a80cca81296d2d9e7af3778/post2020-ws-2019-09-presentation-8-01-en.pdf>
- 9 “Guidelines for Deline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 al, 2017.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gt/201707/W020170728397753220005.pdf>
- 10 Ibid.
- 11 C Zhou et al,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s in China”, 2019 <https://www.cbd.int/doc/c/c89a/fa66/5a80cca81296d2d9e7af3778/post2020-ws-2019-09-presentation-8-01-en.pdf>
- 12 Gao Jixi, et al, : China’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A solution for future nature conservation”, *Ambio*, September 2020.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320100/>
- 13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Human Activities with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生态保护红线内人类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 Drafting Team of the Technical Guidelines, January 2023.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2/W020230206329471563223.pdf>
- 14 “Xi Focus: Xi Jinping champions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Xinhua*, 2021. [http://www.news.cn/english/2021-10/14/c\\_1310242868.htm](http://www.news.cn/english/2021-10/14/c_1310242868.htm)
- 15 “The area designated 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nationwide is about 3.19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全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 万平方公里”, *CCTV*, 2023. [https://www.gov.cn/yaowen/shipin/202308/content\\_6898470.htm#:~:text=8%E6%9C%8815%E6%97%A5%EF%BC%8C%E8%87%AA%E7%84%B6,%E7%9A%84%E5%85%B8%E5%9E%8B%E7%94%9F%E6%80%81%E7%B3%BB%E7%BB%9F%E7%B1%BB%E5%9E%8B%E3%80%82](https://www.gov.cn/yaowen/shipin/202308/content_6898470.htm#:~:text=8%E6%9C%8815%E6%97%A5%EF%BC%8C%E8%87%AA%E7%84%B6,%E7%9A%84%E5%85%B8%E5%9E%8B%E7%94%9F%E6%80%81%E7%B3%BB%E7%BB%9F%E7%B1%BB%E5%9E%8B%E3%80%82)
- 16 “Guidelines for Deline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 al, 2017.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gt/201707/W020170728397753220005.pdf>
- 17 “Guidelines for Deline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 al, 2017. [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2/07/content\\_5166291.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2/07/content_5166291.htm)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gt/201707/W020170728397753220005.pdf>
- 18 J. Gao et al, “How China’s ecological redlines could boost it to carbon neutrality,” *Dialogue Earth*, 2020. <https://dialogue.earth/en/nature/how-chinas-ecological-redlines-could-boost-it-to-carbon-neutrality/>
- 19 Jessica Gordon, “Red lines for a green China : adaptation, negoti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fforts to transform sustainably”, 2019. <https://hdl.handle.net/1721.1/123912>
- 20 C Zou et al,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015. <https://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lexeme/showArticleByLexeme.do?articleID=8570>
- 21 Expert interview conducted on August 8th, 2023, in Beijing.
- 22 J. Gao et al, “How China’s ecological redlines could boost it to carbon neutrality”, *Dialogue Earth*, 2020. <https://dialogue.earth/en/nature/how-chinas-ecological-redlines-could-boost-it-to-carbon-neutrality/>
- 23 X. Ye et al, “Gao Jixi: Creating a «National Unified Map»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高吉喜: 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 2018. <http://www.eedu.org.cn/Article/es/envir/edevelopment/201809/106907.html>
- 24 Jessica Gordon, “Red lines for a green China : adaptation, negoti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fforts to transform sustainably”, 2019. <https://hdl.handle.net/1721.1/123912>
- 25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Ke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State Council of China, 2011. [https://www.gov.cn/zwgk/2011-10/20/content\\_1974306.htm](https://www.gov.cn/zwgk/2011-10/20/content_1974306.htm)
- 26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生态保护红线»的前世今生,” *Dali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2023. [http://www.isenlin.cn/sf\\_B96D242E1F1D4CE38B680DF5C6BEFA3C\\_209\\_A952252C215.html](http://www.isenlin.cn/sf_B96D242E1F1D4CE38B680DF5C6BEFA3C_209_A952252C215.html)
- 27 “Xi Jinping Presides Over the Sixth Group Study Session of the Politburo/ 习近平主持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 *Xinhua*, 2013. <https://news.12371.cn/2013/05/24/ART11369397485200941.shtml>
- 28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of Chin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2014.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1404/t20140425\\_271040.shtml](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1404/t20140425_271040.shtml)
- 29 “Overall pla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reform”, CCP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 2015. [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09/21/content\\_2936327.htm](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09/21/content_2936327.htm)
- 30 “Opinions on delineating and strictly adhering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CCP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 of China, 2017.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74504.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74504.htm)
- 31 “Guidelines for Deline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 al, 2017.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gt/201707/W020170728397753220005.pdf>
- 32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delineation plan of 15 provinces including Beijing was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2018. [https://www.mee.gov.cn/gkml/sthjbgw/qt/201802/t20180212\\_431371.htm](https://www.mee.gov.cn/gkml/sthjbgw/qt/201802/t20180212_431371.htm)
- 33 “The area designated 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nationwide is about 3.19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全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 万平方公里,” *CCTV*, 2023. [https://www.gov.cn/yaowen/shipin/202308/content\\_6898470.htm#:~:text=8%E6%9C%8815%E6%97%A5%EF%BC%8C%E8%87%AA%E7%84%B6,%E7%9A%84%E5%85%B8%E5%9E%8B%E7%94%9F%E6%80%81%E7%B3%BB%E7%BB%9F%E7%B1%BB%E5%9E%8B%E3%80%82](https://www.gov.cn/yaowen/shipin/202308/content_6898470.htm#:~:text=8%E6%9C%8815%E6%97%A5%EF%BC%8C%E8%87%AA%E7%84%B6,%E7%9A%84%E5%85%B8%E5%9E%8B%E7%94%9F%E6%80%81%E7%B3%BB%E7%BB%9F%E7%B1%BB%E5%9E%8B%E3%80%82)
- 34 “Opinions on delineating and strictly adhering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CCP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 of China, 2017.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74504.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74504.htm)
- 35 Ibid.
- 36 Ibid.

## 红线守护绿色未来:

探讨以设置投资禁区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人类

- 37 W. Zhang, “For the first time, my country has comprehensively completed the delineation of nation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我国首次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2023, Fa Zhi Net, May 2023. <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2305/05/WS645497afa310537989372d7a.html>
- 38 H. Liu et al, “Q&A: Could an environmental inspector’s criticisms accelerate China’s climate policies?” 2021. <https://www.carbonbrief.org/ga-could-an-environmental-inspectors-criticisms-accelerate-chinas-climate-policies/>
- 39 Gao et al, “How China’s ecological redlines could boost it to carbon neutrality”, Dialogue Earth, 2020. <https://dialogue.earth/en/nature/how-chinas-ecological-redlines-could-boost-it-to-carbon-neutrality/>
- 40 Y. Zhang, “Why Has the Centr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orate Focused on Hainan’s Mangroves Three Times? /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为何三次紧盯海南红树林?” China Youth News, 2023. [https://zqb.cyol.com/html/2023-12/08/nw.D110000zqgnb\\_20231208\\_1-07.htm](https://zqb.cyol.com/html/2023-12/08/nw.D110000zqgnb_20231208_1-07.htm)
- 41 Wang Chunhui, “The Shenzhen Bay dredging scandal and ecological redlines”, Dialogue Earth, 2020. <https://dialogue.earth/en/ocean/13710-shenzhen-bay-dredging-scandal-and-ecological-redlines/>
- 42 “Opinions on delineating and strictly adhering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CCP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 of China, 2017.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74504.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74504.htm)
- 43 Ibid.
- 44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of Chin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2014.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1404/t20140425\\_271040.shtml](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1404/t20140425_271040.shtml)
- 45 H. Lim “Research on the Legal System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研究,” Wanfang Data, 2021. <https://d.wanfangdata.com.cn/thesis/D02408031>
- 46 H. Li et al,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System in China/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立法研究”, 2015. <https://www.cqvip.com/qk/81427a/201506/666604673.html>
- 47 Expert interview conducted on July 31, 2023 in Beijing.
- 48 “China’s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23–2030)”,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of China, 2023.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401/W020240123333807288143.pdf>
- 49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ttends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G20 Sustainable Finance Working Group / 【绿色金融】工商银行出席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ICBC, 2023. <https://www.icbc-ltd.com/page/817430323196772352.html>
- 50 “2023 Results Release of the Green Finance Committee’s Financial Support for Biodiversity Research Group/ 绿金委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研究组2023年成果发布”, Green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China Finance Society, 2023. <http://www.greenfinance.org.cn/displaynews.php?id=4164>
- 51 Expert interview conducted on July 31, 2023, in Beijing.
- 52 Banks and Biodiversity No Go Areas. [www.banksandbiodiversity.org](http://www.banksandbiodiversity.org)
- 53 Y. Qin et al, “Forest conservation in Indigenous territories and protected area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2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893-022-01018-z>
- 54 J. Fa, “Importance of Indigenous Peoples’ land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Intact Forest Landscapes”,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0. <https://esa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fee.2148>
- 55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2019. [https://www.ipbes.net/system/files/2021-06/2020%20IPBES%20GLOBAL%20REPORT\(FIRST%20PART\)\\_V3\\_SINGLE.pdf](https://www.ipbes.net/system/files/2021-06/2020%20IPBES%20GLOBAL%20REPORT(FIRST%20PART)_V3_SINGLE.pdf)
- 56 “Special Report: Climate and Land”,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9. <https://www.ipcc.ch/srccl/>
- 57 “Leverag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ushered in a new era”, China Business News Network, 2018.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5/08/content\\_5289198.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8-05/08/content_5289198.htm)
- 58 J. Kynge et al, “Indonesia urged to probe death of Belt and Road project critic”, Financial Times,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dddcf70c-fbcd-11e9-98fd-4d6c20050229>
- 59 T. Simangunsong, “Hydroelectric project in Sumatra risks extinction of world’s rarest orangutan”, Dialogue Earth, 2021. <https://dialogue.earth/en/energy/potential-disaster-last-forest-sumatra/>
- 60 “Profile: Batang Toru”, Bank Track, 2023. [https://www.banktrack.org/project/batang\\_toru\\_dam](https://www.banktrack.org/project/batang_toru_dam)
- 61 “Is this our chance to save the world’s rarest great ape?” IUCN, 2020. <https://iucn.org/crossroads-blog/202007/our-chance-save-worlds-rarest-great-ape>
- 62 H. Jong, “Allegation of forged signature casts shadow over China-backed dam in Sumatra”, Mongabay, 2019. <https://news.mongabay.com/2019/02/allegation-of-forged-signature-casts-shadow-over-china-backed-dam-in-sumatra/>
- 63 Kynge et al, “Indonesia urged to probe death of Belt and Road project critic”, Financial Times,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dddcf70c-fbcd-11e9-98fd-4d6c20050229>
- 64 T. Simangunsong, “Hydroelectric project in Sumatra risks extinction of world’s rarest orangutan”, Dialogue Earth, 2021. <https://dialogue.earth/en/energy/potential-disaster-last-forest-sumatra/>
- Vincent Fabian Thomas, “China’s big firms put reputation at risk in Batang Toru power plant,” Asia News Network, February 2023. <https://asianews.network/chinas-big-firms-put-reputation-at-risk-in-batang-toru-power-plant/#:~:text=%E2%80%9C9C%20was%20only%20a%20few,director%20for%20Southeast%20Asia%20at>
- 65 “Is this our chance to save the world’s rarest great ape?” IUCN, 2020. <https://iucn.org/crossroads-blog/202007/our-chance-save-worlds-rarest-great-ape>
- 66 Friends of the Earth US communication with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on November 6, 2018.
- 67 O Telling, “Chinese state-owned company accused of endangering rare orangutans” Financial Times,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b15d75ea-cced-4204-8540-912f9e693a5e?accessToken=zwAAAYG0kEMzkdOxXXqzO1CBNOFQJEvnmk6Xg.MEQCIA3korGFcKNXSBmRujCSRcbmgrkP7h\\_tYdabH5vgPowEAIa5XOUA3P73uGN4Qa0p\\_FiRr1Rm4JCszc35DslUID5wazA&segmentId=e95a9ae7-622c-6235-5f87-51e412b47e97&shareType=enterprise](https://www.ft.com/content/b15d75ea-cced-4204-8540-912f9e693a5e?accessToken=zwAAAYG0kEMzkdOxXXqzO1CBNOFQJEvnmk6Xg.MEQCIA3korGFcKNXSBmRujCSRcbmgrkP7h_tYdabH5vgPowEAIa5XOUA3P73uGN4Qa0p_FiRr1Rm4JCszc35DslUID5wazA&segmentId=e95a9ae7-622c-6235-5f87-51e412b47e97&shareType=enterprise)
- 68 “NOTICE OF THE 2022 SEVENTH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SDIC, 2022. <https://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news-article/SDIC/notice-of-the-2022-seventh-egm/15729803>
- 69 “Notice from the China Banking and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on Issuing Guidelines for Green Finance in the Banking and Insurance Industries/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的通知”, 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ory Administration, 2022.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54663&itemId=928>
- 70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2019. [https://www.ipbes.net/system/files/2021-06/2020%20IPBES%20GLOBAL%20REPORT\(FIRST%20PART\)\\_V3\\_SINGLE.pdf](https://www.ipbes.net/system/files/2021-06/2020%20IPBES%20GLOBAL%20REPORT(FIRST%20PART)_V3_SINGLE.pdf)

地球之友（美国）华盛顿特区总部

Friends of the Earth US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1100 15th S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05  
电话：202-783-7400 传  
真：202-783-0444

电邮：[redward@foe.org](mailto:redward@foe.org)

版权所有：地球之友2024年10月

报告的英文原版出版于2024年10月，  
中文翻译稿出版于2025年1月